



江花

城市山林 08

乡村裁缝

■ 文/孙建远

乡村裁缝现在看是一个已消失了的职业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家乡高桥，这却是相当令人羡慕、受人尊重的行当，“学裁缝”是当年乡间最热门的技能，受到不少人尤其是女孩子的欢迎，因为这是个细活，干净而有脸面。

当年裁缝上门做衣服是按天收费，我读小学时裁缝上门干一天活工钱大概在五六毛钱，我母亲那时在生产队里干一天活挣一个工分是二毛几，当时工分最高的是高桥亭四生产队，他们生产队因卖地皮建丹徒县皮毛厂，厂里每年会补贴生产队一笔钱，大概该生产队的一个工分值四毛几，已很让其他生产队羡慕了，而裁缝师傅可以从秋收后一直做到大年三十晚上，所以他们的收入要远高于单纯的乡下种田人。

每年腊月，在这一年收成还不错的人家，都要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给一家老小做新衣，少则一两天，多则三五天，从棉袄到棉裤，从冬装到夏衣，无所不包。裁缝的出现往往预示着这家人有喜事，有女儿要出嫁，需要备嫁妆；有人过大寿要做新衣等等，如果你频频看见裁缝劳作的身影在左邻右舍出现，就一定预示着一年当中重要节日的来临；家家户户都忙着请裁缝做新衣，好穿着新衣迎新年，这段时间也是裁缝最忙的日子，师傅们

一般会不停地忙到大年三十。

当时农村里的人家都节省，请一次裁缝像办件大事。要算好够做整整一天或两天的活，女人们会把积攒很久的钱拿出来，相约上街去扯好心仪已久的布料，或者整理衣柜，把平常过节别人当礼物送来，并且珍藏了很久带着浓郁樟脑丸味的布料备好，男人则忙着当天清晨上街去打肉买菜，布料大都是些卡其布、的确良之类，春节前偶尔会有一些缎子棉袄。主家买好布料后，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做，管中、晚两顿饭，再按天算工钱。

在农村手艺人中，裁缝师傅算比较辛苦的，通常在家吃过早饭后便早早来到雇主家，在雇主家卸下几块门板搭起简易的工作台，天气好时一般在屋外大门口屋檐下工作，因为屋外光线好，天冷了就移到屋内，由于光线不好往往要开灯，这在以前的农村真是奢侈行为了，但一年就这么一次，主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裁缝师傅中午在雇主家吃午饭，接着工作不午休，遇到冬天白天短，还得抓紧时间，到天快黑时，就得结束一天工作，谢绝雇主的挽留，回自家去，而没有做完的活计等第二天再来干，这便是乡村裁缝师傅们的工作日程。

我的外婆当年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高桥本地裁缝师，小时

候听我母亲讲，她童年时吃了很多苦，从小被当作童养媳嫁到三洲村陶小圩时，就开始跟人学着做衣服，走村串巷，吃百家饭，做百家衣。因此手艺精湛，即使上了年纪仍耳不聋、眼不花，照样穿针引线，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气。在上个世纪，其生意曾十分红火，请她做衣服的人也特多。一件破损的衣服，经她巧手加工后，如果不细瞧，难以发现上面的补丁。于是村里人常找她缝补，她也因此成了知名人物。

请她这样名声响的裁缝，要提前排队，她有时忙得连家里都顾不上。童年时我常看见外婆活跃在我们“三洲村”那带，外婆通常会提前跟主家了解你家总共有多少活，比如说几件衣服、几条裤子，大人小孩有多少，然后以此判定到底是做一天、一天半还是两天，并以此确定何时开始下家，能一天做完的活绝对不会拖成一天半，这也是她获得好名声的原因之一。

那时我家几乎每年都会请外婆到家里来做过年新衣，也做一点别的衣服，时间并不长，最多也就一两天，小孩子们都喜欢穿新衣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我总是很兴奋：因为一来有新衣穿了，二来可以吃到平时难以吃到的饭菜。外婆来我家做衣服时，母亲一般会烧些荤菜，通常都会准备一碗红烧肉、一盘炒鸡蛋、

一碗烧豆腐，外加些地里长的蔬菜，尽管爸妈不让我与弟弟与外婆同桌吃饭，都热情地招呼外婆吃，但肉和鸡蛋外婆通常只会象征性地用筷子夹一下，大部分菜都被慈祥的外婆站起来夹到了已猴急了的我和弟弟的碗里。

外婆很喜欢我们这些小孩子，为人也很活泼风趣。有一回她对我说：“看上去你很乖呀，到时候你做我的徒弟好不好？”我听了她的夸奖很是受用，听说她要收我为徒，我想都没想就直点头，心里说：要是当了外婆的徒弟，以后自己就是裁缝师傅，想做什么样的新衣服就能做出什么样的新衣服，这样的好事，还用想吗？

终究我还是没有成为外婆的徒弟，有时想想，自己如此一个笨拙的人，恐怕也不能成为一个像外婆那样心灵手巧的裁缝师傅。很遗憾，外婆已于前年安静地辞世，终年88岁，她的一手裁缝手艺没有传人，只留下了一把曾伴随她一生的粗重铜熨斗。

作者自述

孙建远 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会员，有作品在《中国城乡金融报》《镇江日报》《东江晚报》《现代金融》等媒体及公众号发表，现供职于农行镇江新区支行。

工厂青年突击队

■ 文/石新民

抗洪抢险，修堤筑坝，清理管道，还有抢救抢种等等，这是五十年前，我们厂青年突击队参加完成的一项项重大任务。那段青春年华中的一幕幕往事，至今仍难以忘怀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们一批中学生满怀激情地跨入了工厂大门。不久，根据基建和生产需要，为应对突发险情和紧急任务，厂里成立了由党员、团员、基干民兵等组成的100多人的“青年突击队”，经过报名和选拔，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。我厂地处东郊，南依合山，西偎象山，北临长江，是一家刚投产不久的地方大型国有冶金企业。那时，厂里一边搞基建，一边忙生产，各项任务繁重，随时会有紧急任务和突发情况。“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必胜”便是在突击队成立大会上，厂领导给我们提出的口号。平时，队员们在各自生产岗位上工作，遇有突击任务，随时集中，投入战斗。

那个年代，突击队员们风华正茂，个个豪情满怀，斗志昂扬，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，再苦再累的活，都抢着干。我记得，1973年的一个风雪交加的严冬，化工车间一个工段的煤气管道发生堵塞，严重影响全厂的生产。接到上级紧急疏通清理管道的任

务后，20余名队员立即赶到现场，当时气温仅有零下五六摄氏度，雪花飞舞，北风呼啸，队员们冒着刺骨寒风和刺鼻气味，轮番上阵，在高达10多米的塔罐上，用蒸汽冲，用铁钎捅，一个个工作服上满是焦油污垢，但是队员们全然不顾，经过一昼夜紧张的清理作业，于次日凌晨时分，终于将堵塞管道疏通完毕，保证了煤气的畅通，恢复了生产运行。

每一项艰苦的突击任务，都是对我们体力和精神上的考验，上级指向哪里，突击队员就冲向哪里。记忆中，有一次最惊险，那是在一年夏天的中午，大家正在食堂用餐，突然从厂区高音喇叭里传出了紧急通知——我厂后大门临江的一段堤坝决堤，要求工人迅速赶去抢险。汛情即命令，几十名突击队员和几百名职工纷纷从四面八方火速奔向决堤现场。队员们与参加抢险的职工们，抢时间，争速度，有的用车辆搬运石块；有的挥锹挖泥装包；还有的将大量石块和装满泥沙的麻包投向决口。但肆虐的洪水仍向大坝内涌入，保护国家财产和周边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是十万火急的任务。

紧要关头，厂领导一声号令，突击队员和党员、团员及干部职工100多人，挺身而出，毫不犹豫

地跳入滔滔江水之中，手挽手，组成几道人墙。有的人脚趾被水下尖石划破，有的人被汹涌而来的江水冲倒，但每个人都不为所动，坚强地挺立在江水中。不绝的江水被一道道人墙阻挡，减缓了流速。此时，坝上的几百名抢险人员，争分夺秒，快速将成车的石料、沙袋和棉被等投向水中，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，缺口在一点一点缩小，经过八个多小时奋战，大坝缺口终于被封堵，洪水被征服了。我们青年突击队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中，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考验。

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，在党组织的教育下，培养了突击队员们爱企业、爱集体，讲团结、讲奉献的思想品质。1977年的盛夏，上级安排我们100多名队员，赶赴新民洲农场，帮当地农民抢救抢种。每日里，从早到晚，队员们头戴草帽，身挎水壶，抡起裤脚和衣袖，顶着烈日，挥汗大干。农田里，队员们挥舞着镰刀，手脚不停地收割着一株株金黄色的麦子，虽高温难耐，汗如雨下，但大家硬是坚持了下来。十多天里，队员们抢收上百亩小麦，又一趟趟肩挑着成捆麦子运往打谷场。农时不等人，紧接着我们又马不停蹄投入到水田插秧的作业中。有人双手磨出了

血泡，有人肩上磨破了皮，还有人双脚被划破，没有一个叫苦叫累，突击队员的出色表现，令当地干部和村民甚为感动。

“青春的底色是奋斗”。在历时多年的青年突击队岁月里，我们满怀豪情，先后参加了焦炉投产前的扒封墙，拆炉砖；紧急抢运基建施工急需的大批耐火材料；奋战江岸抢险加固堤坝及奔赴江滩义务植树造林；支援工厂附近的农村夏收夏种等几十次重大任务，成为工厂的一支攻坚克难的铁军。突击队员英勇顽强、能打善战的突出表现，多次受到了上级表彰，不少队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有的队员担任了班组长和工段长，有的还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。

艰苦劳动的汗水洗涤了我们的灵魂，锻炼了我们的体魄，磨炼了我们的意志，增强了我们的自信。岁月悠悠，工厂青年突击队战天斗地的火热生活，成为我们一代人青春奋斗的光荣篇章。

作者自述

石新民 中共党员，高级工程师，对工厂生活感情笃深。寻游街巷，研学人文，寄情山水，用文字抒发情感，讴歌时代。

编辑 竺捷

版式 胡骏 校对 小伟